

曾  
~~139~~  
34

14  
139  
34





門 曾 4  
號 139  
卷 24

才鬼記

盧京

唐 鄭哲纂

盧克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克年二十先冬  
至一日出宅西獵射麋帶之麋倒而復起克逐之不覺  
遠去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  
麋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樸新衣曰府君以  
繫郎充着訖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近  
得書爲郎君索少女爲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



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卽歔歔無復辭免便救內盧郎  
已來便可使女粧嚴既就東廊及至黃昏內白女郎襍  
竟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既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卽共拜  
時爲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  
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養敕內嚴車送客充便出崔氏  
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牛又見本所  
着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遣傳教將一人投一縷衣與  
充相問曰姻緣始爾別甚悵恨今故致衣一襲被褥一  
副充上車去如雷逝須臾至家母問其故充悉以狀對

別後四年三月充臨水戲忽見傍有犢車乍浮既  
而上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口見崔氏女與三  
歲男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梳并贈詩曰煌煌靈  
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  
秀中夏惟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亡施不悟陰陽運  
哲人忽來儀今時一別後何得重會時充取兒梳及詩  
忽然不見充後乘車入市賣梳與有識者有一婢識此  
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梳大  
家卽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敘姓



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梳著棺中可說得梳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為悲咽猶還白母母即令詣京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以充貌見梳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也即字溫休溫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生植字餘有名天下

王敬伯

晉王敬伯字子升會稽人美容善琴年十八仕為東官扶侍休假還鄉行至吳通波亭維舟中流月夜理琴

有一美女子從三少女披幃而入施錦被於東未設雜果酌酒相獻酬令小婢取篋篋作宛轉歌婢甚羞慙低回殊久云昨宵在霧氣中彈今夕聲不能揚女追之乃解裙中出金帶長二尺許以挂篋篋彈絃作歌女脫頭上金釵扣琴和之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清良宵美醴且同醉朱絃發響新愁生歌宛轉宛轉婉以哀願為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又曰悲且傷參差共成行低紅掩翠渾無色金徽玉軫為誰鏘歌宛轉清復悲願為烟與霧氤氳共容姿天明交雷錦四端卧具綉枕囊并瑤各一



雙為贈敬伯以象板牙火籠玉琴爪答之來日聞吳令  
劉惠明亡女船中失錦四端友女郎卧具綉囊珮等檢  
括諸同行至敬伯船而獲之敬伯具言夜來之事及女  
儀狀從者容質并所答贈物令使檢之於帳後得牙火  
籠箱內篋中得玉琴爪令乃以婿禮敬伯厚加贈遺而  
別敬伯問其部下之人云女郎年十六名妙容字稚華  
去冬遇疾而逝未死之前有婢名春條年十六一名桃  
枝年十五皆能彈箏篴又善宛轉歌相繼而死並有姿  
容昨從者是此婢也敬伯因號其琴曰感靈

### 長孫紹祖

長孫紹祖常行陳蔡問日暮路側有一人家呼宿房內  
聞彈箏篴聲而於窻中窺之見一少女容態明如明燭  
獨處紹祖微調之女撫弦不輟笑而歌曰宿昔相思苦  
今宵良會稀欲持留客被一願拂君衣紹祖悅懌直前  
撫翫女亦欣然曰何處公子橫來相于因與會合又謂  
紹祖曰昨夜好夢今果有徵屏風衾枕率皆華整左右  
有婢仍命饌頗有珍羞而悉上味又飲白醪酒女曰猝  
值上客不暇更營佳味纔口數盃女復歌歌曰星漢縱



復斜風霜淒已切，薄陳君不御。誰知思欲絕，因前擁紹祖。呼婢檝燭共寢，仍以小婢配其蒼頭。將曙，女揮淚與別，贈以金縷小合子，曰：無復後期，時可相念。紹祖乘馬出門，百餘步顧視，乃一小墳也。愴然而去，其所贈合子塵埃積中，非生人所用物也。

劉諷

女明年竟陵縣劉諷，夜投夷陵空館。月明不寢，忽有四女郎西軒至，儀質溫麗，緩歌閑步。徐徐至中軒，遞命青衣曰：紫綬取西堂花茵來，兼屈劉家六姨姨十四舅母。

南鄰翹翹小娘子，并將溢奴來傳語。道此間好風月，是得遵樂彈琴詠詩。大是好事，雖有竟陵判司，此人已十。明月下不足迴避也。未幾而三女郎至，一孩兒色皆絕。國紫綬鋪花茵於庭中，楫讓班班坐中，設一角酒樽象牙杓，綠罽花單白瑠璃盞，醪馨香遠聞。空際女郎談謔歌詠，音詞清婉。一女郎爲明府一女郎爲錄事，明府女郎舉觴澆酒曰：惟願三姨婆壽等，祁果山六姨姨與三姨婆壽等。劉姨夫得太山府札成判官，翹翹小娘子嫁得朱餘國太子溢奴，便作朱餘國宰相。某三四女伴。



總嫁得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言郎子  
七郎子則平生素望足矣一時皆笑曰須與蔡家娘子  
賞口翹翹時爲錄事獨下一等罰蔡家娘子曰劉姨夫  
才貌温茂何故不與他五道主使空稱糺成對宜怕六  
姨姨不歡請啖一盞蔡家娘子卽持杯曰誠知被罰直  
綠姨夫年老昏暗恐看五道黃紙文書不得誤六神百  
公事飲亦何傷於是衆女郎皆笑倒又一女郎起傳口  
令仍抽一翠簪急說須傳翠簪過令不通卽罰令尺鴛  
老頭腦好好頭腦鸞老傳說數巡因令紫綬下坐姨說

令紫綬素吃訥令至但稱鸞鸞鸞女郎皆笑曰昔賀  
若彌弄長孫鸞侍郎以其年老口吃又無髮故造此令  
三更後皆彈琴擊筑更唱迭和歌曰明月秋風良宵會  
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翠杓爲君斟酌今夕不飲  
何時歡樂又歌曰楊柳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  
夢中繡簾斜捲千條入又歌曰玉戶金缸願陪君王耶  
鄴官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統編續紛翠眉  
紅粧玉歡顧盼爲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災苦歌竟已  
是四更卽有一黃衫人頭有角儀貌甚偉走入拜曰婆



提王命娘子速來女郎等皆起而受命却傳語曰不知  
王見召適相與望月至此敢不奔赴因命青衣收拾盤  
筵諷因大聲噓咳視庭中無復一物明且拾得翠釵數  
隻將出示人不知是何物也

### 獨孤穆

唐貞元中河南獨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義縣宿未至  
十里餘見一青衣乘馬顏色頗麗穆微以詞調之青衣  
對答甚有風格俄有車路北導者引之而去穆遽謂曰  
向者粗承顏色謂可以周旋終接何乃頓相捨乎青衣

笑曰愧恥之意誠亦不足相州一少年獨居性甚嚴郎  
難以相許耳穆因問娘子姓氏及中外親族青衣曰姓  
楊第六下答其他既而不覺行數里俄至一處門館甚  
肅青衣下馬入久之乃出進客就館曰自絕賓客已數  
年矣娘子以上客至無所為辭勿嫌疎陋也於是秉燭  
陳榻衾褥畢具有頃青衣出謂穆曰君非隋將獨孤盛  
之後乎穆乃自陳是盛人代孫青衣曰果如是娘子與  
郎君乃有舊穆訊其故青衣曰某賤人也不知其田娘  
子即當自出申達酒更設食水陸畢備食訖青衣數十



人前導曰縣主至見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絕代拜跪  
訖就坐謂穆曰莊居寂寞久絕賓客不意君子惠顧然  
而與君有舊不敢使婢僕言之幸勿爲笑穆曰羈旅之  
入館殺是惠豈意特賜相見兼許敘故舊且穆平生未  
離京洛是以江淮親故多不之識幸盡言也縣主曰欲  
自陳敘竊恐驚動長者妾離人間已二百年矣君亦何  
從而識穆初聞其姓搗及自稱縣主意已疑之及聞此  
言乃知是鬼亦無所懼縣主曰以君獨孤將軍之貴裔  
豈真忠烈故欲奉託勿以幽其見疑穆曰穆之先祖爲

隋室忠臣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故欲相記乃平生之  
樂聞也有何疑焉縣主曰欲自宣洩實增悲感妾父齊  
王隋帝第二子隋室傾覆妾之君父同時遇害大臣宿  
將無不從逆唯君先將軍力拒逆黨妾時年幼尚在左  
右異見始未及亂兵入宮賊黨有欲相逼者妾因罵辱  
之遂爲所害因悲不自勝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  
末事大約多同隋史久之命酒對飲言多悲咽爲詩以  
贈穆曰江都昔喪亂闕下多構兵豺虎恣吞噬于戈口  
縱橫逆徒目外至半夜開重城膏血浸宮殿刀槍倚簷



大史言  
六集  
儘今知從逆者，乃是公與卿。曰：刃污黃屋，邦家遂因傾。  
疾風表勁草，世亂識忠臣。哀哀獨孤公，臨死乃結纓。天  
地既板蕩，雲雷時未亨。今者二百載，幽懷猶未平。山河  
風月古，陵寢露烟青。君子秉恒德，方垂忠烈名。華軒一  
惠顧，士室以爲榮。丈夫立志操，存沒感其情。求義若可  
託，誰能抱幽貞。穆深嗟嘆，以爲班婕妤所不及也。因問  
其平生制作，對曰：妾本無才，但好讀古集，嘗見謝家姊  
妹及鮑氏諸女，皆善屬文，私懷景慕，常亦雅好。文成時  
時被命，當時薛道衡名高海內，妾每見其文，心頗鄙之。

向者情發於中，但直敘事耳。何足稱贊。穆曰：縣主才白  
天授，口鄴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擬。穆遂賦詩以答  
之曰：皇天昔降禍，隋室如綴旒。忠難在雙闕，于戈連九  
州。出門皆凶豎，所向多逆謀。白日忽然暮，頽波不可收。  
望夷既結纒，宗社亦貽羞。溫室兵始合，宮闈血已流。憫  
哉吹簫子，悲啼下鳳樓。霜刃徒見逼，王笄不可求。羅襦  
遺侍者，粉黛成仇讐。邦國已淪覆，餘生誓不留。英英將  
軍祖，獨以社稷憂。丹血濺黼屨，豐肌染戈子。九日見禾  
黍，盡日悲宗周。王樹已寂寞，泉臺千萬秋。感茲一顧重



願以死節，酬幽顯，倘不昧，終焉。契綢繆，縣主吟諷數回，悲不自勝者久之。逡巡，青衣人皆持樂器，而有一人前，白縣主曰：言及舊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獨孤郎新至，豈可終夜啼泣相對乎？某請克使召來家娘子相伴。縣主許之，既而謂穆曰：此大將軍來護兒歌人，亦當時遇害，近在於此。俄頃，卽至，其有姿色，善言笑，因作樂，縱飲甚歡。來氏歌數曲，穆唯記其一云：平陽縣中樹，久作廣陵塵。不意何郎至，黃泉重見春。良久曰：妾與縣主居此二百餘年，豈期今日忽有嘉禮？縣主曰：本以獨孤公忠烈

之家，願一相見，欲豁幽憤耳。豈可以塵土之質見誣君乎？穆因吟縣主詩，則可云：求義者可託，誰能抱幽貞。縣主微笑曰：亦大彊。記穆曰：以歌諷之曰：金閨之無主，羅袂坐生塵。願曰：吹簫伴，同爲騎鳳人。縣主亦以歌答曰：朱軒下長路，青草啓孤墳。猶勝陽臺上空看，朝暮雲來氏曰：曩者蕭皇后欲以縣主配后，兒子正見江都之亂，其事遂寢。獨孤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對，正爲嘉偶。穆問縣主所封何邑，縣主曰：兒以仁壽四年生于京師，時駕幸仁壽宮，因名壽兒。明年太子卽位，封清河縣



主上幸江都宮徙封博淄縣主特爲皇后所愛常在宮  
內來日夜已深矣獨孤郎宜蚤成禮其常奉候於東閣  
俟曉拜賀于是羣婢戲謔皆若人間之儀既入卧內但  
其氣奄然其身頗冷頃之泣謂穆曰殂謝之人久爲塵  
灰幸將奉事巾櫛死且不朽于是復召來氏欲燕如初  
因問穆曰聞君今適江都何日當回有以奉託可乎穆  
曰死且不顧其他有何不可乎縣主曰帝既改葬妾獨  
居此今爲惡下墓所擾欲聘妾爲姬妾以帝王之家義  
不爲凶鬼所辱本願相見正爲此耳君將適江南路出

其墓下以妾之故必爲其所困道士王善交書符於淮  
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卽免矣又曰妾居此亦終不  
安君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置我洛陽北坂上得與君  
相近永有依託生成之惠也穆皆許諾曰遷葬之禮乃  
穆家事也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頽瑩未遷自我  
居此於今幾年與君先祖疇昔恩波死生契濶忽此相  
過誰謂佳期尋當別離俟君之北携手同歸因下淚沾  
襟來氏亦泣語穆曰獨孤郎勿負縣主厚意穆因以歌  
答曰伊彼維揚在天一方驅馬悠悠忽來異鄉情通幽



顯獲此相見義感疇昔言存繾綣清江桂舟可以遨遊  
惟子之故不遑淹留縣主泣謝穆曰一辱佳貺永以為  
好須臾天將明縣王涕泣穆亦相對而泣凡在坐者皆  
與辭訣既出門回顧無所見地平坦亦無墳墓之迹穆  
意恍惚良久乃定因徙柳樹一株以誌之家人索穆頗  
急後數日穆乃入淮南市果遇王善交於市遂求一符  
既至惡王墓下為旋風所撲三四穆因出符示之乃止  
先是穆頗不信鬼神之事及縣主無不明曉穆乃深難  
訝亦私為所親者言之次年正月自江南回發其地數

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斂之穆以勞死時草草葬之有  
闕既至洛陽大具成儀親為祝文以祭之葬於安喜門  
外其後獨宿於村野縣主復至謂穆曰遷葬之德萬古  
不忘幽滯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舊好使我  
永得安宅道塗之間所不奉見者以君為我腐穢恐致  
嫌惡耳穆觀其車輿導從悉光赫於當時縣主謝曰此  
皆君子賜也歲至己卯當遂相見其夕因宿穆所至明  
乃去穆既為數千里遷葬復昌言其事凡穆之故舊親  
戚無不畢知貞元十五年歲在己卯穆晨起將出忽見



數人至其家謂穆曰縣主有命穆曰豈相見之期至耶  
其夕暴亡遂合葬於楊氏

### 崔煒

貞元中有崔煒者故監察向之子向有詩名知於人間  
終於南海從事煒居南海意豁如也不事家產多友豪  
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栖止佛舍時中元日番禺人多  
陳設珍異於佛廟集百戲於開元寺煒因閒玩見乞食  
老嫗因蹶而破他人之酒甕當壚者毆之計其直僅一  
緡煒憐之爲脫衣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乃

告煒曰謝子脫其難吾善灸瘡今有越井阿艾少許  
奉子每贅疣灸一炷當即愈不獨愈疾且兼獲美艷煒  
笑而受之嫗條亦不見後數日因遊海光寺過一老僧  
贅生於耳煒出艾試灸之應手而落其僧感之謂煒曰  
貧道無以奉酬但轉經以資卹君之福佑耳此山下有  
一任翁者藏鏹巨萬亦有斯疾君子能療之當有厚報  
請爲書達焉煒曰然任翁一聞喜躍禮讚甚謹煒因出  
艾一藝而愈任翁告煒曰謝君子痊我所苦無以厚酬  
有錢千萬奉子幸且從容無草草而去因被膏歛煒素



善絲竹能造其妙聞主人堂中琴聲乃詰家童曰主人之愛女也因請琴彈之女潛聽而有意焉時任翁家事鬼曰毒神每三歲必殺一人饗之期已逼矣求人不得任翁與其子私計之曰門下客既無血屬可以爲饗嘗聞大恩尚不報况愈小疾乎遂令具神僕俟夜半擬殺燁已潛扃燁所處之室而燁不之悟是女密知之潛持刀於窓隙間告燁曰吾家事鬼今夜當殺汝而祭之汝可以此破窓遁去不然少頃死矣此刀亦望將去無相累也燁聞恐悸流汗以刀曰窓相携艾躍出拔鍵而走

任翁俄覺率家僮十餘人持刀秉炬逐之六七里幾及之燁因迷道失足墜於大枯井中追者失踪而反燁雖墜井爲稿葉所藉幸而不傷及曉視之乃一巨穴深百餘丈無計得出四旁嵌空宛轉可容于人中有一白蛇盤屈可長數丈光照穴中前有石自巖上有物滴下曰中如餘蜜蛇就飲之燁察蛇有異乃詰蛇稽顙謂之曰龍王某不幸墮於此願王憫之而不爲害因飲其餘遂不飢渴細視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燁感蛇見憫欲爲炙之而無燭不遂須臾忽有飄火人穴燁乃燃艾啓蛇而



炙則宛應手墜地蛇之飲食久已妨礙及去頗以爲適  
遂吐徑寸珠酬煒煒不受而啓蛇曰龍主能施雲雨陰  
陽莫測神變甘心行藏在已必能有道拯拔沉淪倘賜  
挈維得還人世則死生感激銘在肌膚但遂歸心不願  
懷寶蛇遂吞珠蜿蜒將有所適煒卽再拜跨蛇而出去  
不由穴口只於洞中行數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蛇之  
光燭兩壁時見繪畫古丈夫咸有冠帶長後觸一石門  
門有金獸齧還洞然明明蛇抵此不進而卸下煒煒將  
謂已達人世矣入戶但見一室空濶可百餘步穴之四

壁皆鑲爲房室當中有錦綉數間垂金泥紫幃更飾以  
珠王炫晃如明星之綴帳前有金鑪鑪上有螭龍鸞鳳  
龜蛇燕雀皆開口噴出香烟芳芬鬱鬱旁有小池池以  
金壁貯以水銀鳧鷖之類皆琢瓊瑤而泛之四壁有床  
咸飾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簧鼗磬祝敵不可勝記煒細  
視手澤尚新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試彈  
四壁戶榻皆啟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  
卽主矣遂却走入須臾有四女皆古環髻曳霓裳之衣  
謂煒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宮邪煒及瑤琴再拜女亦



酬拜煒曰既是皇帝玄官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宴爾  
遂命燿就榻鼓琴煒彈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  
何以爲胡笳吾不曉也煒曰漢蔡文姬卽中郎邕之女  
也被虜沒於明中及歸感胡中故事因撫琴而成斯弄  
家胡中吹笳哀咽之韻女皆恬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  
人傳觴煒及叩首求歸詞旨頗切女曰崔子旣來皆是  
仁分何必勿遽幸且駐淹羊城使者少頃當來可以隨  
往謂崔子曰皇帝已配山夫人而奉箕帚然便可相見  
崔子莫測所由未敢應荷已命侍女召田夫人田夫人

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詔不敢見崔家卽君再命不至女  
謂煒曰田夫人淑德美麗世無儔匹願君子善待之亦  
宿業耳夫人卽齊王女也崔子曰齊王何人也女曰王  
諱橫昔漢初國亡而居海島者逡巡有日影大照座中  
煒因舉首上見一穴噫噫然視人間天漢耳四女曰羊  
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冉冉自空而下須臾至座簡  
皆有一丈夫衣冠儼然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簡上有象  
字進於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讀之曰廣州刺史徐紳死  
安南都護趙昌克替女酌醴飲使者使者唱喏謂煒曰



他日須與使者易服葺宇以相酬勞煒但唯唯四女曰  
皇帝有勅令與郎君國寶陽燧珠將往至彼常有胡人  
具十萬緡而易之遂命行女開王函取珠投煒煒再拜  
而捧之謂四女曰煒不啻朝謁皇帝又非親族何見遣  
知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詩帝愧之亦有詩繼和賞珠之  
意已露詩中不暇僕說郎君豈不曉耶煒曰敢遂請皇  
帝詩女命侍女書題于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歲荒臺  
隄路隅一章太守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極報爾佳人  
與明珠煒曰皇帝元何姓字女曰已後當自知爾女又

謂煒曰中元日須具美酒豐饌于廣州蒲澗寺靜室吾  
輩當送田夫人往煒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之羊背女  
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但留艾不知鮑姑是何人  
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復於平地遂失使者與羊所在  
望其星漢俯及五更矣俄聞蒲澗寺鐘聲遂抵寺僧人  
以早糜見餉遂歸廣州崔子先第舍稅居至日往主人  
舍詢之已主年矣主人謂煒曰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  
煒不實告開其戶塵榻儼然頗懷悽愴問刺史徐紳果  
已死而趙昌替矣乃抵波斯店潛鬻是珠有者胡人一



見遂匍匐禮拜曰郎君的人南越王趙佗墓中來不然  
不合得斯寶蓋趙佗以珠爲殉故也崔子乃其實言方  
知皇帝是趙佗也佗亦曾稱南越武帝耳遂具十萬緡  
而易之崔子詰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我大食國寶陽燧  
珠也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禺僅千載  
矣我國有能元象者言來歲國室當歸故我王昌我具  
大磐之資祇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獲矣遂出玉液  
而汎之死鑑今至胡人遽泛輜歸大食去燻得金遂具  
冢茫然羊城使者竟無影響忽有事於城隍廟見神像

有類使者及觀神筆上有細字乃侍女所題也方具酒  
醕而奠之兼重粉繪及廣其宇是知羊城卽廣州城隍  
廟有五羊焉又徵任翁之室則村老云南越尉任慕之  
墓耳又登越王殿臺觀先人詩云越井岡頭松柏老越  
王臺上生秋草古墓千年無子孫野人踏踐成官道兼  
睹越王繼和詩踪跡頗異乃詢其主者主者曰徐大夫  
紳因登此臺感崔侍御詩故有粉飾臺殿所以煥赫耳  
後將及中元日遂豐潔香饌甘醴屈于蒲澗寺之僧室  
夜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儀艷逸言旨澹雅四女與



崔生會飲諸謔將曉告去崔子遂再拜訖致書達於越  
王卑辭厚禮敬荷而已遂與夫人歸室因詰夫人曰既  
是齊王女何以遠配於南越未人曰某國破家亡遭越  
王所虜以爲嬪御王薨因以爲殉乃今不知歲時也看  
烹酈生如昨日耳每憶故事不覺潸然煒問曰彼四女  
何人也曰其二東甌王搖所獻其二閩越王無諸所獻  
也俱爲殉耳又問曰昔四女云鮑姑何人也曰鮑覬女  
葛洪妻也多行灸迫於南海耳煒歎曰乃昔乞丐之老  
嫗焉又曰四女呼此爲玉京子何也曰安期生常跨斯

龍而朝玉京故號之玉京子耳煒因大笑飲龍之餘册  
膚少嫩十骨輕捷後居南海十餘載遂改金破產樓心  
道門挈室往羅浮訪其鮑姑後竟不知所適

孟氏

維楊萬貞者大商也多在外貿易財寶其妻孟氏元壽  
春之妖人也美容質能歌舞薄知書稍有詞藻春日獨  
游冢樹四望而吟曰可惜春時節依前獨自游無端兩  
行流長只對花流吟罷泣下救行忽有少年容貌甚美  
踰垣而入笑曰何吟之苦耶孟氏大驚曰君誰家子何



得遽至于此而復輕言也少年曰我性落拓不拘檢惟  
愛高歌大醉適聞吟詠不覺喜動于心所以踰垣而至  
苟能容我花下一接良談我亦可以強攀清調也孟氏  
曰欲吟詩耶少年曰浮生如寄年少幾何繁花正妍黃  
葉又繼人間之恨何啻千端豈如且偷顧刻之懽也孟  
氏曰妾有良人去家數載所恨當茲麗景遠在他鄉豈  
惟懷歎芳非固是傷嗟契濶所以目吟拙句略導幽懷  
耳不虞君之涉吾地而見侮如此也宜連去勿自取辱  
少年曰我也聞雅咏今覩麗容苟蒙見納難死尚不暇

惜此責言何害乎孟氏命錢續賦詩曰誰家少年見心  
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可即恐即知少年得詩喜不自  
勝乃答之曰神女配張碩女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聊  
足息多情自是孟逐私之孽歸已舍少年貌既妖艷又  
善元素綉繆好合樂可知也逾年而夫自外至孟氏憂  
懼且泣少年曰勿恐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訖騰以而去  
間無所見不知其何怪也

李章武

李章武字子飛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



好學雖弘道自高，惡爲潔飾而容貌開美，卽之溫然少  
與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  
咨訪辯論，皆洞達元微，研究原本，時人比之張華、貞元  
主年，崔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詣之，教日出行于  
市北，見一婦人甚美，因給信云：「濱州外與親，故知間家，  
儻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則其子婦也，乃悅而私  
焉，居月餘，所計用直三萬餘，子婦所供費倍之，旣而兩  
心克諧，相好彌切，無何章武以事告歸，長安殷勤敘別，  
立武畱交頸錦綺一端，仍贈誅曰：「鴛鴦綺知結幾牛絲。」

惜沈責言何害乎？孟氏命錢續賦詩曰：「誰家少年兒，心  
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卽恐卽知。」少年得詩，喜不自  
勝，乃答之曰：「神女配張碩，文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聊  
足見多情，自是孟遠私之孽，歸已舍少年，貌旣妖艷，又  
善元素，綢繆好合，樂可知也。逾年而夫自外至，孟氏憂  
懼且泣，少年曰：「勿恐，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訖騰以而去，  
間無所見，不知其何怪也。

### 李章武

李章武字子飛，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



好學雖弘道自高惡爲潔飾而容貌閒美卽之溫然少  
與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  
咨訪辯論皆洞達元微研究原本時人比之張華貞元  
主年崔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詣之數日出行于  
市北見一婦人甚美因給信云濱州外與親故知間遂  
僦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則其子婦也乃悅而私  
焉居月餘所計用直三萬餘子婦所供費倍之旣而兩  
心克諧和好彌切無何章武以事告歸長安殷勤敘別  
立武置交頸錦綺一端仍贈誅口鴛鴦緝知結幾半絲

別後尋難見翻傷未別時子婦答以白玉指環曰玉指  
環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執循環無終極章武有僕楊  
杲子婦齎錢一千以獎其敬事之勤旣別積八九年章  
武游宦亦無從與之相聞至貞元十一年因友人張元  
宗今下邳縣章武又自京師與元會忽思曩好乃迴車  
涉渭水訪之日暝達華州將舍于王氏之室至其門則  
聞無行跡但外有賓榻而已章武以爲下里之民或廢  
業卽晨居暫郊野或賓邀聚未始歸復但休止其門且  
將別適他舍見東鄰之婦就而訪之乃云王氏之長者



皆捨業而出遊其子婦歿已再周矣又詳與之談卽云  
某姓楊第六爲東鄰妻復訪卽何姓章武具語之又云  
曩曾有僕姓楊名果平曰有之因泣告曰某爲里中婦  
五年與王氏相善嘗云我夫室猶如傳舍閩人多矣其  
於往來見調者皆殫財窮產甘辭厚誓未嘗動心頃歲  
有李十八郎曾舍于我家我初見之不覺自失後遂私  
侍枕席寔蒙歡愛今與之別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  
不食終夜不寢我家人固不可託脫有至者願以物色  
名氏求之如不參差相記祇奉并語深意但有僕夫楊

杲卽是不下三年子婦寢疾臨死復見託曰我本寒微  
曾辱君子厚顧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  
註萬一至此願申九泉銜恨千古墜離之歎仍乞留止  
此舍異神會於髣髴之中章武乃市鄰婦爲開門命從  
者治食物方將具褥席忽有一婦人持帚出房掃地鄰  
婦亦不之識章武因訪所從來云是舍中人又逼而詰  
之卽徐曰王家亡婦感卽恩情將見會恐生怪怖故使  
相聞章武云某所求者誠爲此也雖顯晦殊途人皆忌  
憚而思念情至實所不疑語畢執帚人欣然而去逡巡



映門卽不復見乃具飲饌呼祭自食飲畢安寢至三更許篝燈在床之東南忽爾銷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變因命移燭背牆置室東南隅旋聞西北角悉窣有聲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卽可辨其容色衣服乃主人子婦也與昔見不之但舉止浮急音調輕清耳章武下床迎擁樞手欵若平生之歡自云在冥錄中都忘親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與狎暱亦無他異但數請令人視明星若出當湏還不片久在每交歡之暇卽懇託謝鄰婦楊氏云非此人誰達幽恨至五更有

人告可還子婦泣下床與章武連臂出門仰望天漢嗚咽悲怨却入室自於裙帶上解錦囊囊中取一物似彈丸其色紺碧質又堅密似玉而冷狀如小葉章武不之識子婦曰此所謂韞韞寶出崑崙元圃中彼亦不易得妾近與西岳玉京夫人戲見此物在衆寶瑤上愛而訪之夫人遂解以相授元洞天羣仙每得此一寶皆爲光榮以卽奉玄道有精識故以投贈常願寶之此非入問之有遂吟詩曰河漢已傾斜神魂欲超越願卽更廻抱終天從此別章武取白玉寶簪一以酬之并答詩曰分



從幽顯隔，豈謂有佳期。寧辭重重別，所歎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婦復爲詩曰：昔辭懷復會，今別便終天。新悲與舊恨，千古閉重泉。章武答曰：後期杳亡約，前恨已相尋。別路無行信，何因得寄心。歎曲敘別訖，遂却赴西北隅。行數步，猶迴顧拭淚云：李郎珍重，無念此泉下人。復哽咽佇立，視天欲明，急趨至角，卽不復見。但空室空然，寒燈半滅而已。章武乃促裝自下邳歸長安，復歸安定。後復之下邳，與張元宗及羣官携酒宴飲，酒酣，章武懷感，因節事賦詩曰：水不西歸月暫圓，令人悵望古城

邊蕭條明阜分，岐路知更相逢。何歲年吟異，與羣官別獨行數里，又自誦誦忽聞空中有歎賞音，謂懷惻更問之，乃王氏于婦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今於此別無日交會，知卽思眷，故冒陰司之責，遠來奉送千萬白於章武，愈感之。及至長安，與道友隴西李昉話，昉感其誠而賦詩曰：石沉遼海澗，劍別楚天長。會合知無日，離心滿夕陽。章武旣事東平丞相府，因閑召玉工視所得，韞寶工亦不知，不敢雕刻。後奉使大梁，又召玉工，粗能辨，乃因其形刻作榼葉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貯懷中。



至市東街偶見胡僧忽近馬叩頭云君右寶玉在乞一見乃引於靜處開懷示僧捧玩移時云此天上之物非人間有也章武復來華州訪還楊六娘至今不絕

### 寶玉

進士王勝蓋夷元和中求薦于同州時賓館填溢假郡功曹王翥第以俟試既而他室皆有客惟正堂以草繩繫門自牖而窺其室獨床上有褐衾床北有破籠此外更無有問其鄰曰處士寶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廂爲窄思與同居甚喜其無姬僕也及暮寶去士者一驢一

僕乘醉而來夷勝前謁且曰勝求解於郡以賓館勝故寓于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既無姬僕又是方外之人願略同此堂以俟郡試玉固辭接對之色甚傲夜深將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則見堂中垂簾幃喧然笑語於是夷勝突入其堂中屏幃四合奇香撲人雕盤珍膳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嬌麗無比與寶對食侍婢十餘人亦皆端妙銀爐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兒郎衝突人家寶面色如土端坐不語夷勝無以致辭啜茗而出既下階聞閉戶之聲曰



風狂兒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鄰者，豈虛語哉。賣部以非已所居，難拒異客，必慮輕侮，豈無他宅，因復歡笑。及明往覘之，盡復其舊，嘗獨偃於褐衾中，拭自方起，夷勝詰之，不對。夷勝曰：君書爲布衣，夜會公族，苟非妖幻，何以致麗人不言其實。嘗卽告郡，賣曰：此固秘事，言亦無妨。比者玉溥遊太原，晚發冷泉，將宿于孝義縣，陰晦失道，夜投人生，問其主，其僕曰：汾州崔司馬生也，令人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馬年可五十餘，衣緋，儀貌可愛，問賣之先及伯叔提弟，詰其中外親族，乃玉舊親，知其爲

表丈也，自幼亦嘗聞此文人，但不知官位，慰問殷勤，情意甚優重，因令報其妻曰：賣秀木，乃是右衛將軍七兄之子，是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之從，官異方親戚離阻，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卽見，有頃，一青衣曰：屈三郎入其中堂，陳設之，盛若王侯之居，盤饌珍奇，味窮海陸，旣食，丈人曰：君今此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資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事落然，蓬遊無抵，徒勞往復，丈人有女，年近長成，今便令奉事衣食之，給不求於人，可乎，王起拜謝，夫人喜曰：今夕



甚佳。又有半餽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賓客。吉禮既具，便取今夕謝訖，復坐。又進食，食畢，揖王憩于西廳，具沐浴訖，授衣巾引相者三人來，皆聰明之士。一姓王稱郡法曹，一姓裴稱戶曹，一姓韋稱郡督郵，相揖而坐。俄而禮興，香車皆具，花燭前引，自廳西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又遶庄一周，自南門入，及中堂堂中帷帳已滿成禮。訖初三更，妻告王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汾州非人間也。相者數子無非冥官，妾與君宿緣，合爲夫婦，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即去。王曰：

人神既殊，安得配屬。已爲夫妻，便合相從。何爲一夕而別也。妻曰：妾身奉君固無遠近，但君生人，不合久居于此。君速命駕，常令君篋中有絹百匹，用盡復滿，所到必求青室，獨居，少以存想。隨念即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今且晝別，宵會耳。王乃入辭。崔曰：明晦雖殊，人神無二。小女子得奉巾櫛，蓋是宿緣。勿謂異類，遂猜薄之。亦不可言干人心。去訊問言亦無妨。言訖，得絹百匹，而別自是。每夜獨宿，思之則求供帳，饌具悉其携也。若此者五年矣。夷勝開其篋，果有絹百匹，因各贈三十四，求其秘



才鬼訓  
言之言訖遁去不知所在焉

曾季衡

大和四年春監不防御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屋宇壯麗而季衡獨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于此乃國色也書曰其魂或時出現即君慎之季衡一年好色頗觀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爲間類炷名香頗疎凡俗步遊閑處恍然凝思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指曰王家小娘子遣某傳達厚意欲面拜即君言訖瞥然而沒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束帶伺之見向者

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貞父今爲重鎮昔侍從大人牧此城據此室亡何物故感君恩深窈冥情激幽壤所以不問存歿願思相會其來久矣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欵昵移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時再會慎勿泄于人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將校說及艷麗談言之將校驚欲實其事曰即君將及此時願一扣壁某當與一二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肯扣壁是日女



卽一見季衡容色慘沮語聲嘶咽握季衡手曰何爲負  
約而洩千人自此不可更接歡笑矣季衡追悔無詞以  
應女曰殆非君之過亦宜數盡耳乃留詩曰五原分袂  
眞胡越燕折鶯離芳草竭年少烟花處處春北邙空恨  
清秋月季衡不能詩恥無以酬乃強爲一篇曰莎草青  
青雁欲歸玉腮珠淚快酒臨歧雲鬟飄去香風盡愁見鶯  
啼紅樹枝女遂于襦帶解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雙  
鳳翹一隻贈季衡曰望與日覩物思人無以幽冥爲隔  
季衡搜書笈中得小金鏤花如意酌之季衡曰此物雖

非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別  
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嗚咽而沒季  
衡曰此寢寐思念形體羸瘵故舊友人王回推其方術  
療以藥石數月方愈乃詢王原紉針婦人曰王使君之  
愛女無疾而終于此院今已歸葬北邙山或陰晦而覩  
常游於此人多見之則知女詩北邙空恨清秋月也

韋氏子

京兆韋氏子舉進士門閥甚盛嘗納妓于洛顏色明秀  
尤善古律嘗令寫杜工部詩得本甚舛妓隨筆改正文



理曉然是以頗為所惑年二十一而卒韋悼痛之甚為  
羸瘠棄事而寢意其夢見一日家童有言嵩山任處士  
者得返魂之術韋召而求之任命懌曰齋戒除一室舒  
幃焚香仍須一經身衣以導其魂韋搜衣笥盡施僧矣  
惟餘一金縷裙任曰事濟矣是夕絕人屏事旦以曙近  
悲泣為戒燃蠟炬于香前曰睹燭燃寸即復去矣韋潔  
衣歛息一如其誨是夜萬籟俱止河漢澄明任忽長嘯  
持裙向幃而招如是者三忽聞吁嘆之聲俄頃映幃微  
出斜睇而立幽芳怨態若不自勝韋驚起泣任曰無庸

恐迫以致倏迴生思淚視之無異平生或與之言頷首  
而已逾刻燭燼欲逼之歛然而滅生乃俸幃長慟既絕  
而蘇任生曰某非獵食者哀君情切故來奉救漚沫搭  
艷不必責懷章欲謝之不顧而別韋常賦詩曰惆悵金  
泥簇蝶初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畱得渾似初  
逢李少君悼亡甚多不備錄韋曰此鐵轡不憚逾年而  
沒

酒徒鮑生

酒徒鮑生家富蓄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



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酣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  
 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携挈者乎鮑生曰幸各無恙然  
 滯維揚日連斃數駟後乘既闕不果悉從唯與夢蘭小  
 倩俱今亦可以佐歡矣頃之二雙囊抱胡琴方響而至  
 遂坐鮑生之右縱絲擊今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出  
 城得良馬乎對曰子春初塞游自鄜坊歷烏延抵平夏  
 止靈武而迴部落駟駿獲數疋龍形鳳頸鹿脰鳥鷹眼  
 大足輕脊平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杯命燭  
 關馬數疋於軒檻前向所誇誕寔未盡其八九韋戲鮑

曰能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頗切密遣四絃更衣  
 盛粧頭之而至乃命捧酒勸韋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  
 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頗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  
 送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姻緣西樓  
 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召御者牽紫叱撥  
 以酬之鮑意未滿往復之說索然無章有紫衣冠者二  
 人導從甚家自水間之西升階而來鮑韋以寺當星使  
 交馳之路疑大僚夜至乃恐悚入室闔戶以窺之而杯  
 盤狼藉不暇收拾時紫衣即席相顧笑曰此即向來指



妾換馬之筵乎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長質貌甚偉  
持盃望月沉吟久之曰今珠露既清桂月如畫吟咏時  
發孟觴間行能援筆聯句賦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  
否曰何以爲題長鬚曰便以妾換馬爲題仍以舍彼傾  
城求其駿足爲韻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啓書囊抽  
毫以操之各占一韻長鬚者唱云彼美人兮如瓊之英  
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于傾城香  
暖深閨永厭天桃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王之聲紫衣  
曰原天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尚

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  
頓生于玉勒長鬚曰步及庭砌効當軒琨望新恩懼非  
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蟬意已忘於鬚髮  
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紫衣曰是知事有廢興用有  
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駭羣之足爲貴哉買  
笑之恩既盡有類夢焉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賦四  
詠訖芭蕉盡羣生發篋取紅箋跪獻于廡下二公大驚  
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後有爵祿不可  
與鄙夫相遇言訖二公行十餘步而失忽不知其所在



錢起

錢起寓宿驛舍，聞窓外有人吟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數遍起怪之，後十年就試，座主李暉詠湘靈鼓瑟句，意久不屬，遂以此二句結之。乃中魁選，詩云：善鼓雲和瑟，當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雅調愴金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才鬼記終

妖妄傳

唐 朱希濟撰

張和

貞元初，蜀郡豪家富擬卓鄭，蜀之名姝無不畢致。每按圖求之，媒盈其門，當恨無可意者。或言坊正張和大俠也，幽房閨稚無不知之。盍以誠投乎？豪家子乃以金帛夜詣其居，告之張和欣然許之。異日與豪家子皆出西郊，一舍入廢蘭若，有大像巍然，與豪家子昇像之座，和引手捫佛乳，搗之乳壞成穴，如椀，即挺身入穴，引豪家



子臂不覺同在穴中道行數十步忽覩高門崇墉如州縣和扣門五六有丸簪婉童迎拜曰主人望翁來久矣有頃主人出紫衣貝帶侍者十餘見和甚謹和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子有切事須返不坐而去言訖已失和所在豪家子心異之不敢問主人延於中堂珠璣緹繡羅列滿目具陸海珍膳命酌進妓數四支鬢擗髻縹若神仙其舞盃閃毬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數升雲鰲鯨曰鈿以珠粒豪家子不識問之主人笑曰此次血也本擬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

忽顧妓曰無廢歡笑暫有所適揖客而退騎從如州牧死燭而出豪家子因私於墻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謂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輩早爲所掠醉其幻術歸路永絕君若要歸第取我教授以七尺白練戒曰可執此候主人歸詐祈事設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練蒙其頭將曙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姬負心終敗吾事今不復居此乃馳去所教妓卽共豪家子居二年忽思歸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餞之飲旣闌妓自持錘開東墻一穴如佛乳推豪家子於墻外乃長安東墻堵



不遂乞食方達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異物道其初始信

東明觀道士

開元中宮禁有美人忽夜夢被人邀去縱酒密會極歡而歸歸輒流汗倦怠後因從容奏於帝帝曰此必術士所爲也汝若復往但隨意以物識之其夕熟寢飄然又往美人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文於曲房屏風之上寤而具啟帝乃潛以物色令於諸官觀中求之果於東明觀得其屏風手文尚在而道士已遁矣

素娥

素娥者武三思之妓人也三思初得喬氏青衣窈娘能歌舞三思曉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至藝也未幾沉於洛水遂族喬氏之家左右有舉素娥曰相州鳳陽門宋媪女善彈五絃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既至三思大悅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惟訥言狄仁傑稱疾不來三思怒於座中有言宴罷有告仁傑者明日謁謝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應召然不睹麗人亦分也他後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門素



娥聞之謂三思曰梁公強毅之士非款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若再宴可無請召梁公也三思曰儻阻我宴必族其家後數日復宴客未來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於內寢徐徐欲酒待諸賓客請先出素娥畧觀其藝遂停杯設榻召之有頃蒼頭出口素娥藏匿不知所

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見忽於堂與隙中聞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卽素娥語音也細於屬絲纒能認辨曰請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由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來亦以多言蕩公之心將與李氏今梁公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某常爲僕妾豈敢無情願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無遺種矣言訖更問亦不應也三思出見仁傑稱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禮有加仁傑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則天嘆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

周濟川

周濟川汝南人有別墅在揚州之西兄弟數人皆好學嘗一夜講授罷可三更各就榻將寐忽聞窗外有格格之聲久而不已濟川於窓間窺之乃一白骨小兒於庭



申四向趨走始作义手俄而擺臂格格者骨節相磨之聲也濟川呼兄弟共覘之良久其弟巨川厲聲呵之一聲小兒跳上階再聲入門三聲即欲上床巨川呵罵轉急小兒曰阿母與兒乳巨川以掌擊之隨掌墮地舉即在床矣騰趨之捷若猿猱家人聞之意有非常遂持刀棒而至小兒又曰阿母與兒乳家人以棒擊中之小兒節節解散如星而復聚者數四又曰阿母與兒乳家人以布囊盛之提出遠猶求乳出郭四五里擲一枯井明夜又至至警石囊拋擲跳躍自得家人輩擁得又以布

囊如前法盛之以索括囊懸巨石而沈諸河餘自又來左手携囊右手執斷索趨馳戲弄如前家人先備大木空其中如鼓撲擁小兒於內以大鐵葉冒其兩端而釘之然後鑲一鐵懸巨石流之大江欲負起出云謝以棺槨相送自是更不復來時貞元十七年



東陽夜怪錄

唐 王洙著

前進士王洙字學源其先本瑯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  
第嘗居鄒魯間名山習業洙自云前四年時因隨籍入  
貢暮次萊陽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以家事不  
得就舉言施故里偶洙固話辛勤往復之意自虛字致  
本語及人開口觀之異是歲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  
翌日到渭南縣方屬陰曠不知時之早晚縣宰黎為留  
飲敘巡自虛侍所乘壯乃命僮僕輜重悉令先於赤水



店俟宿，聊踟躕焉。東出縣郭門，則陰風刮地，飛雪霜天。行未數里，殆將昏黑。自虛僮僕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絕，無可問程。至是不知所屆矣。路出東陽驛南，尋赤水谷口，道去驛不三四里，有下塢林，月光依微，畧辨佛廟。自虛啟扉，投身突木，雪勢愈甚。自虛竊意佛宇之北，有住僧，將求委焉。則策馬入其後，纔認北橫，數間空屋寂然，無燈燭。久之，傾体微似有人喘息聲，遽繫馬於西，而柱連問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聞人應。老病僧智高在此，適僮僕已使出村教化，無得以致火燭。雪

若是復當深夜客何爲者。自何而來，四絕親鄰，何以取濟。今夕脫不惡，其病穢且此相就，則免暴露兼輟所藉。藁分用委質可矣。自虛他計既窮，聞此內亦甚喜。乃問高公生緣何鄉何故棲此。又俗姓云何。既接恩容，還要審其出處。口貧道俗姓安。以本身肉生在磧西，本因捨力隨緣來詣中國。到此未幾，房院疎蕪，秀才卒降，無以供待，不垂見怪爲幸。自虛如此問答，頓忘前倦。乃謂高公曰：方知探寶化城如來非妄立喻。今高公是我導師矣。高公本宗固有如降伏其心之效。俄則杳杳然



夜帳錄  
若數人聯步而至者遂聞云極好雪師丈在否高公未應  
間聞一人云曹長先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又聞人曰  
路甚寬曹長不合苦讓借行可也自虛竊謂人多私心  
益壯有頃卽似悉造座隅矣內一人謂曰師丈此有宿  
客乎高公對曰適有客來詣宿耳自虛昏昏然莫審其  
形質唯最前一人俯簷映雪彷彿若見着皂裘者背及  
肋有搭白補處其人先發問自虛云客何故踽踽音然  
犯雪昏夜止此自虛則具以實告其人因請自虛姓名  
對曰進士成自虛自虛亦從而語曰暗中不可悉揖請

場他日無以爲子孫之舊請各稱其官及名氏便聞一  
人云前河陰轉運巡官試左驍衛曹參軍盧倚馬次  
一人云桃林客副輕車將軍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  
敬次一人曰銳金姓奚此時則似周坐矣初因成公應  
舉倚馬旁及論文倚馬曰某見童時卽聞人詠師丈聚  
雪爲山詩今猶記得今夜景象宛在目申師丈有之乎  
高公曰其詞謂何試言之倚馬曰所記云誰家掃雪滿  
庭前萬壑孛峯在一卷吾心不覺侵衣冷曾向北中居  
幾年自虛茫然如失口哇眸眙尤所不測高公乃曰令



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見小兒聚雪吃有峯巒之狀西望  
故國悵然因作是詩曹長大聰明憑何記得貧道舊時  
惡句不因曹長誠念在口實亦遺忘倚馬曰師丈騁逸  
步於遐荒脫塵機機當於維為羈摯魏道德可為首出脩  
流如小子之徒望塵奔走曷敢窺其高遠哉倚馬今春  
以公事到城受性頑鈍闕下桂玉煎迫不堪旦夕羈旅  
雖勤勞夙夜料人况微負荷非輕常懼刑責近蒙本院  
轉一虛銜謂空驅意在苦求脫免昨晚出長樂坡下宿  
自悲塵中夢役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侶成兩

篇惡詩對諸作者輒欲口占去就未敢自虛曰今夕何  
夕得聞佳句倚馬又謙曰不揆荒淺况師丈文宗在此  
收呈醜拙耶自虛苦請曰願聞願聞倚馬因朗吟其詩  
曰長安城東洛陽道車輪不息塵浩浩爭利貪前競著  
鞭相逢盡是塵中老其一曰晚長川不計程離羣獨步  
不能鳴賴有青青河畔草春來猶得慰羈情合座咸曰  
大高作倚馬謙曰拙惡拙惡中正謂高公曰比聞朔漠  
之士吟諷師丈佳句絕多今此是穎川况側聆盧曹長  
所念開洗昏鄙意爽神清新製的多滿座渴咏豈不能



見示三兩首以沃羣曠高公請俟他日中正又曰眷彼  
 名公悉至何謝鬼園雅論高談抑一時之盛事今去市  
 肆苦遠夜艾興餘杯觴固不可求炮炙無由而致賓主  
 禮閑慙慙空多吾輩方以規心柔願謂幽草之性與師丈同而諸  
 公通宵無以充腹赧然何補高公曰吾聞佳話可以忘  
 於饑渴祇如八郎力濟生人動循軌轍攻城犒士為已  
 所長但以十二因緣皆從觸起茫茫苦海煩惱隨生何  
 地而可見菩提提當作跡何門而得離火宅亦用車誠之中正對  
 曰以愚所謂覆轍相尋輪迴惡道先後報應事甚分明

引領修行義歸於此高公大笑乃曰釋氏尚其清淨道  
 成則為正覺覺當為角覺則佛也如八郎向來之談深得之  
 矣倚馬大笑自虛又曰適來朱將軍再三有請和尚新  
 製在小生下情實願觀寶和尚豈以自虛遠客非我法  
 中而見鄙之乎且和尚器識非凡岸谷深峻必當格韻  
 才思貫絕一時妍妙清新擺落俗態豈終秘咳唾之餘  
 思不吟一兩篇以開耳目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情事  
 則難於固違况老僧殘疾衰羸習讀久廢章句之道本  
 非所長却是朱八無端挑抉吾短然於病中偶有兩篇



白述匠石能聽之乎曰願聞其詩曰擁褐藏名無定蹤  
流沙千里度衰容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應便老雙峯  
為有閻浮珍重因遠離西國赴咸秦自從無力休行道  
且作頭陀不繫身又聞滿座稱好聲移時不定去文忽  
於座內云昔王子猷訪戴安道於山陰雪夜皎然及門  
而返遂傳何必見戴之論當時皆重逸興今成君可謂  
以文會友下視袁安蔣詡吾少年時頗負倜儻氣性好鷹  
鷂會於此時改遊馳騁吾故林在長安之巽維御宿川  
之東此處地名詠雪有獻曹州房一篇不覺詩狂所

攻輒汚泥高鑿耳因吟詩曰爰此飄飄六出公輕瓊浴  
絮舞長空當時正逐秦丞相騰躡川原喜北風獻詩訖  
曹州房頗甚賞僕此詩因難僕云呼雪為公得無檢束  
乎余遂徵古人尙有呼竹為君後賢以為名論用以證  
之曹州房結舌莫知所對然曹州房素非知詩者烏大  
嘗謂吾曰難得臭味同斯言不妄今涉彼遠官參東州  
軍事事見今古注相去數千苗以五五之數故第十氣候啞吐憑恃  
羣親索人承事曾無君子者斯焉取諸銳金曰安敢當  
不見苗生戎曰曰涉旬矣然則苗子何在去文曰亦應



非遠知吾輩會於此計合解來居無幾苗生遽至去文  
 儻為喜意拊背曰適我願兮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相  
 揖自虛先稱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賓王相諭之詞頗  
 甚稠沓銳金居其側曰此時則苦吟之矣諸公皆在老  
 矣詩病又發如何如何自虛曰向者承奚生眷與之分  
 非沒何為尚齊瓊寶大失所望銳金退而逡巡曰敢不  
 貽廣席一喙乎軻念三篇近詩云舞鏡爭鸞絲臨場定  
 鶻拳正思仙仗日翹首御樓前養鬪形如木迎春質似  
 泥信如風雨在何憚跡鬼棲為脫田文難常懷紀涓恩

欲知疎野態霜曉叫荒村銳金吟訖時中亦大聞稱賞  
 聲高公曰諸賢勿以武士見待朱將軍此公甚精名理  
 又善屬文而乃一酒無所言皮底臧將吾輩抑將不可况  
 成君遠客一夕之聚空門所謂多生有緣宿鳥同樹者  
 也得不因此當異時之談端哉中正起曰師丈此言乃  
 與中正樹荆棘耳苟衆情疑阻敢不唯命是聽然慮探  
 手作事自貽伊戚如何高公曰請諸賢靜聽中止詩曰  
 亂魯負虛名遊秦感甯生候驚丞相喘用識萬慮鳴黍  
 稷滋農興軒車之道情近來筋力退一志在歸耕高公



歎曰朱八文華若此未離散秩引駕者又何人哉屈甚  
 屈甚倚馬曰扶風二兄偶有所繫意屬自虛所乘吾家龜茲蒼  
 文斃甚樂喧厭靜好事揮霍與在結束勇於前驅謂般  
 頭驢首隊此會不至恨可知也去文謂介立曰胃家兄弟居  
 處匪遙莫往莫來安用尙志詩云朋友攸攝而使尙有  
 遐心必須折簡見招鄙意頗成其美介立曰某本欲訪  
 胃大去方以論文與酣不覺遲遲耳敬君命予今且請  
 諸公不起介立畧到胃家即回不然便拉胃氏昆季同  
 至可乎皆曰諾介立乃去無何去文於眾前竊是非介

立曰蠢茲爲人甚有爪距頗聞潔廉善主倉庫其如姑  
 姑之醜難以掩於物論何殊不知介立與魯氏相携而  
 來及門警聞其說介立攘袂大怒曰天生苗介立鬪伯  
 比之胄不得姓於楚遠祖祭皇茹分二十族祀與配享  
 至於禮經謂郊特牲八蜡迎虎迎猫奈何一敬去文盤瓠之餘長細  
 無別非人倫所齒只合駟狎稚子樽守酒旗詔同妖狐  
 竊脂媚竈安敢言人之長短我若不呈薄藝敬子謂我  
 瓜秋無文使諸人異目對師文念一篇惡詩且  
 看如何詩曰爲慙食肉主恩深日晏蟠桃臥錦衾且學



志人知白黑，那將好爵動吾心。自虛頗甚佳，歎去文曰：卿不詳本末，厚加矯誣。我實春秋向成之後，卿以為我盤瓠裔，如辰陽北房於吾殊。垂濶中正深，以兩家獻酬未絕為病。乃曰：吾願作宜僚以釋二忿，可乎？昔我逢丑父，實與向家。焚皇春秋時，屢同盟會。今座上有名客，三子何乃互毀祖宗？語中忽有綻露，是取笑於成公齒冷也。且盡吟詠，固請息喧。於是介立即引胃氏昆仲與白虛相見。初，襟襟然若白色。二人來前，長曰：胃藏，孤次曰：藏立。自虛亦稱姓名。介立乃於廣眾延譽胃氏。見弟

潛蹤草野，行著及於各族。上參列宿，親密內達。肝膽况秦之八水，實貫天府。故林二十族，多是咸京。聞弟新有題舊業詩，時稱甚美。如何得聞乎？藏瓠對曰：小子謬廁賓筵，作者雲集，欲出口吻，先增慙怍。今不得已，塵汚諸賢耳目。詩曰：烏鼠是家川。周王昔獵賢，一從離子卯。鼠皆變為蠟也。應見海桑田，介立稱好弟。他日必負重名公道。若存斯文不朽，藏瓠歛躬謝曰：藏瓠幽壑所宜，幸陪羣彥。兄揄揚太過，小子繆當重言。若負芒刺，座客皆笑。時自虛方聆諸客佳什，不暇自念。已文但曰：諸公清才，綺



靡皆是目牛游刃中正將謂有譏潛然遁去高公求之  
不得曰朱八不告而退何也倚馬對曰朱八世與庖氏  
爲讎惡聞發矧之說而去耳自虛謝不敏此時去文獨  
與自虛論詰語自虛曰凡人行藏卷舒君子何其達節  
搖尾求食猛虎所以見譏或爲知己吹鳴不可以主人  
無德而廢斯義也去文不才有兩篇言志奉呈詩曰事  
君同樂義同憂那校糟糠滿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兔終  
當逐鹿出林邱少年嘗負飢鷹用內顧曾無龍鶴心秋  
草殿除思去宇平原毛血興從禽自虛賞激無限全忘

一夕之苦方欲自誇管製忽聞遠寺撞鐘則比膊鎗然  
聲盡矣注自各無所覩但覺風雪透窻臊穢撲鼻雖罕  
颯如有動者而厲聲呼問絕無由答自虛心神恍惚未  
敢遽前捫攬退尋所繫之馬宛在屋之西隅鞍韉被雪  
馬則齧柱而立遲疑間曉色已將辨物矣乃於屋壁之  
北有橐駝一貼腹跪足傷耳齟口自虛覺夜來之異得  
以遍求之室外北軒下俄又見一瘁瘠烏驢連脊有磨  
破三處白毛萬然將滿舉視屋之北拱微若振迅有物  
乃見一老雞蹲焉前及設像佛宇場座之北東西有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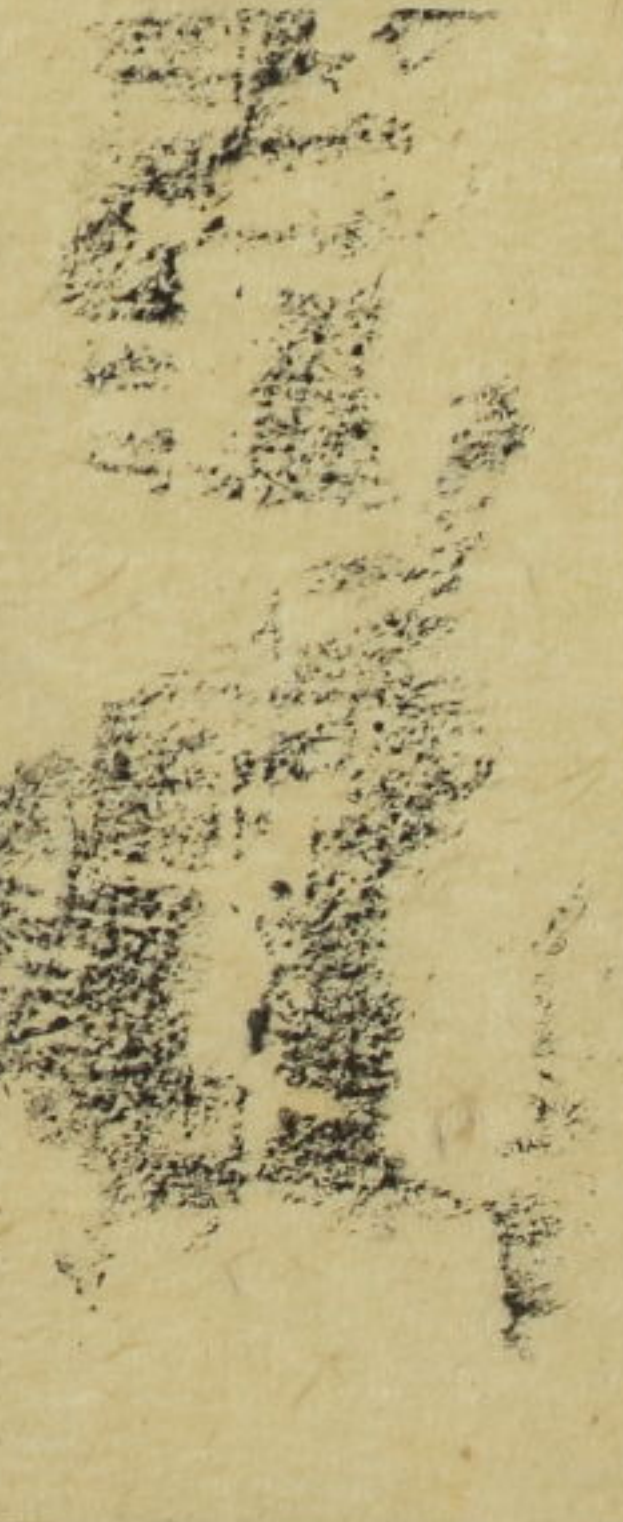


地數十步，牖下皆有彩畫。處土人曾以麥麩之長者積於其間，見一大駮貓兒眠於上，咫尺內有盛餉田漿，破瓠一次，有牧童所棄破笠一，自虛因蹴之，果獲二刺蝟，蠕然而動。自虛周求四顧，悄未有人，又不勝一夕之凍，乏乃攬轡振雪上馬而去。過出村之北道，左經柴欄，舊圃，視一牛踏雪齧草，次此不百餘步，闔村悉輦糞於此，藴崇自虛過，其下羣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齊裸，其狀甚異。睥睨自虛，自虛驅馬久之，值一叟闢荆扉，晨興開雪徑，自虛駐馬訊焉，對曰：此故友右軍彭特進莊也。印

君昨宵何止行李間有似迷途者，自虛語及夜來之見，叟倚簪驚訝曰：極差極差。昨晚天氣風雪，莊家先有一病橐駝，慮其爲所斃，逐覆之，佛宇之北念佛社屋下有數日，前河陰官脚過，有乏驢一頭，不任前去，某哀其殘命，未捨以斛粟易留之，亦不羈絆，彼欄中春牛皆莊家所畜，適聞此說，不知何緣如此。作怪自虛曰：昨夜已失鞍馱，今凍餒且甚，事有不可卒話者。大畧如斯，難於悉述，遂策馬奔去。至赤水店，見僮僕方訝其主之相失，如忙於求訪，自虛慨然如喪，竟者數日。



夜怪錄終



夜怪錄

卷之



